



刘家峡:藏在黄河峡谷里的“明珠”

□ 王瑞文



刘家峡大桥 冯乐凯

在甘肃永靖县境内,黄河蜿蜒穿行,孕育出三大标志性大峡谷——炳灵峡、盐锅峡与刘家峡,这三段峡谷合称“黄河三峡”,共同勾勒出黄河上游独有的峡谷地貌画卷。

其中,刘家峡峡谷不仅以雄奇风光闻名,更因一座关键工程载入史册:被誉为“新中国水电第一张名片”的刘家峡水电站,便稳稳矗立于此,将黄河的奔腾之力转化为点亮时代的电能,成为中国水电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

此前几次到访刘家峡,都不过是走马观花,未曾细品其韵便匆匆离去。直到今年秋天,才算真正与这片土地深度相逢。

车子驶离兰州,沿途尽是壁立千仞的山崖,车身在狭长的峡谷间蜿蜒穿行,始终难提车速。一个多小时后,眼前的景象骤然一变,压抑的峡谷感瞬间消散,一片小巧的盆地豁然铺开,而盆地正中央,一座百余米高的混凝土大坝如巨擘般矗立,气势撼人。当我们站在这座巍峨大坝的脚下,仰望着它沉稳的轮廓,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,久久难以平复。

抵达刘家峡大坝后,我们下车沿坝顶缓缓前行,脚下的混凝土路面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感。

左手边,是一望无际的水库,澄澈的湖水在视野里铺展开来,碧绿的水波随微风轻轻起伏,阳光洒在水面上,折射出耀眼的金光,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夺目;右手边俯身望去,堤坝下方的水闸间奔涌出滔天巨浪,白色的水花裹挟着轰鸣声直冲而下,气势磅礴,让人屏息。峡谷两侧的巨石岩壁如刀削斧凿般直立,任凭河水千百年冲刷,依旧坚不可摧。望着眼前的景象,不难想象,当年在这样险峻的石壁间劈山峡、建电站,那工程该是何等浩大,又何等艰巨。

参观完大坝,我们换乘快艇,开启了库区游览之旅。快艇驶离码头,起初沿着狭窄的河道向西行进,两岸山峦对峙:一侧草木稀疏,裸露的岩层勾勒出苍劲的轮廓;另一侧却林木繁茂,秋日里树叶褪去翠绿,红得似火、黄得如金,层层叠叠的色彩倒映在湖面上。阳光穿透云层洒下,水面顿时变得五彩斑斓,微风拂过,粼粼波光随波摇曳,恍惚间仿佛水下还藏着一个光影交织的梦幻世界。更妙的是那无树的一侧山体,经水流与岁月雕琢,形成了

电站》。小学那会儿,就是通过这篇课文,“刘家峡”这三个字深深记在了心里。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,课文里描写的那些场景,如今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。除了心里一阵热乎乎的触动,更多的是那种盼了好久的心愿终于实现的高兴劲儿。

旁边的展柜里,还有一份1975年2月5日的《人民日报》,也围了不少人看。头版最显眼的位置,印着“我国最大的水电站——刘家峡水电站胜利建成”的大标题,下面一行小字写着:“它从设计、施工到设备制造和安装,全部是依靠我们自己力量完成的。”读完这段话,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想想那时候的条件,全靠先辈们一点点干出来,他们身上那股不服输、自己动手闯难关的劲头,真是让人打心眼里佩服。

细细观看一幅幅历史老照片,逐字阅读一篇篇翔实史料,聆听为电站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辈故事,我真切体会到电站建设的不易,更被先辈们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无畏精神深深震撼。在“异重流”排沙沙盘前,工作人员介绍,1972年该厂观测员浦乃达发现这一技术,经后续优化,排沙比例从60%提升至95%以上,为后续水库排沙与黄河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,成功破解了水库排沙的世界级难题。

离开博物馆,我们行程的终点落在了水库下游的生活区,这里藏着刘家峡最鲜活的烟火气。

道路两侧,月季仍在秋风里倔强绽放,把热烈的生机揉进微凉的空气里;成片的黄菊更似铺展的金色铠甲,将大地装点得格外富丽。再往深处走,连片的荷塘映入眼帘,荷花虽已谢去,饱满的莲蓬却缀满枝头,采莲挖藕的小舟在水面缓缓飘荡,划出圈圈温柔的涟漪。芦苇荡旁的鱼塘里,黄河大鲤鱼甩着尾巴活蹦乱跳,引得垂钓者静坐塘边,任时光漫流,只待鱼线轻动。农家乐院内人声鼎沸,阵阵饭菜香隐约飘来,原来这座因水电而生的小城,早已把壮阔的工业记忆,酿成了寻常日子里的安稳与热闹。这次刘家峡之行,也便在这烟火气里落下了帷幕,却让人忍不住记住:这里既有先辈们劈山治水的豪情,也有如今岁月静好的温情。



黄河三湾景区 田蹊

临夏地质公园: 探寻恐龙足迹化石群

□ 李萍

十月的风已染透西北的轮廓,将远山装扮成深浅不一的焦糖色,我踩着满地脆响的杨树叶,驱车向临夏地质公园刘家峡恐龙足迹化石群。沿途的黄河水像一条清澈的碧玉带绕着峡谷蜿蜒,而公路尽头那片隆起的红色岩层,正藏着距今1.2亿年前的秘密——白垩纪时期,这里曾是恐龙繁衍生息的乐园,如今这里成为凝固时光的“地质博物馆”。

刘家峡恐龙足迹化石群坐落在永靖县太极湖北岸,距省会兰州仅40公里之遥,“甘肃最美旅游公路”,兰永沿黄一级公路如一条绸带,直通地质公园大门,让往来之旅变得格外便捷。

穿过恐龙隧道,循着道路指示牌右转驶离主路,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,一块纹理似时光褶皱的巨型岩石映入眼帘,上面“临夏地质公园”“刘家峡恐龙足迹化石群”的金色字样熠熠生辉,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这里隶属盐锅峡镇,昔日当地人称其“老虎口”,后来因恐龙足印化石的发现,便有了更富传奇色彩的名字——“恐龙湾”。

走进园区,眼前的地貌便带来强烈的震撼。不同于江南的温润苍翠,这里的土地带着西北特有的粗犷与壮阔:红褐色的砂岩层层叠叠,像是被大自然的巨手随意堆叠,又经千万年的风蚀雨浸,雕琢出深浅不一的沟壑。阳光斜斜地打在岩层上,将纹理照得格外清晰,那些交错的纹路里,仿佛还残留着远古河流的印记。

不远处,一尊巨型恐龙复原雕塑昂首矗立:它时而甩动长长的尾巴,带起一阵微风;时而摇晃硕大的头颅,目光仿佛穿越时空;时而张开巨口,发出一声震耳的吼叫,它以一种跨越时空的姿态,邀请着每一位访客踏入恐龙的“足迹秘境”。在它身后及芦苇边缘,十余只仿真恐龙错落分布,有的摇头摆尾似在漫步,有的昂首嘶吼似在呼唤同伴,让人恍惚间穿越到了亿万年前的侏罗纪时代。曾听闻地质学家说,白垩纪时期的刘家峡,曾是一片广阔的湖泊与沼泽,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了繁茂的裸子植物,也为恐龙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,这便是这片土地能留下如此丰富恐龙遗迹的“先天条件”。

沿着木质栈道向化石核心区走去,脚下的岩层逐渐变得平坦,身旁的解说牌上,一张张复原图将人拉回远古:巨大的蜥脚类恐龙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湿地,留下深深的足印;小型的兽脚类恐龙在草丛间穿梭,追逐着昆虫与小型爬行动物;成群的鸟脚类恐龙,低头啃食着湖边的植物……正沉浸在想象中,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惊叹声,抬头望去,一片裸露的岩层上,数十个深浅不一的“大坑”赫然在目,这便是恐龙足印化石群的核心区域了。

当你蹲下身,带着一份对远古生命的

敬畏细细观察,便会发现这片土地之下,沉睡着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恐龙足印遗迹。其中,最大的后足印长达1.5米,宽度也有1.2米,这般尺寸,几乎与半个乒乓球桌的大小相当;而最大的前足印,长度可达1.1米,宽度为1米。从这些足印的步幅来看,前后足印之间的步幅达到了3.75米,两条后腿的间距也有3.45米,若是以这样的步幅行走,只需两步,便能跨过一个标准的篮球场。

看着这些足印,你的思绪仿佛被拉回了亿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,恍惚之间,仿佛那只体长超过20米、体重将近50吨的巨型恐龙,正迈着沉重而稳健的步伐,从时光的深处缓缓走来,似乎下一刻,就会再次踏入这片它曾经繁衍生息的土地。

馆内讲解员指着足印旁的岩层解释:“这些足印能保存下来全靠一场‘巧合’:当年恐龙走过湿润泥地留下足印后,恰逢快速泥沙沉积将其完整覆盖;随着地质运动,泥沙逐渐固结成岩,又经后期风化作用,才让这些‘时光的脚印’重见天日。”我伸手轻轻触碰岩层,指尖传来冰凉粗糙的触感,仿佛能透过坚硬的石头,触摸到1.2亿年前泥地的柔软,以及恐龙脚掌曾留下的温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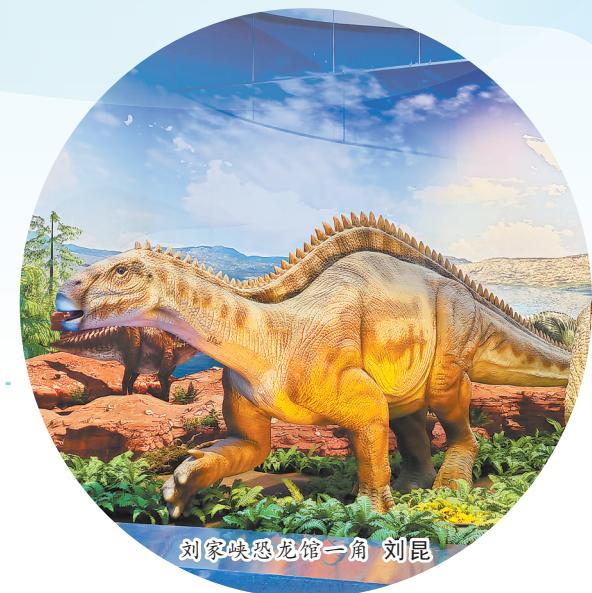
紧接着来到化石馆内,更是让人仿佛走进了“恐龙王国”。这里陈列着从园区出土的各类化石标本:有完整的恐龙蛋化石,蛋壳上的纹理清晰如初;有恐龙的椎骨化石,粗壮的骨骼让人不难想象它生前的庞大身躯;还有一些小型恐龙的牙齿化石,尖锐的齿尖昭示着它肉食的习性。最让人震撼的是一幅巨大的足印化石拓片,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数百个足印,有大有小,有深有浅,甚至能看出恐龙行走时的“步态”,有的足印间距均匀,显然是从容漫步;有的足印深浅不一,或许是在快速奔跑。这些足印不仅记录了恐龙的活动轨迹,更成为研究白垩纪恐龙行为学、古生态学的珍贵资料,难怪这里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全球值得关注的地质遗产”。

午后的阳光愈发柔和,我坐在景区的观景台上,望着远处连绵的红色山峦与脚下的化石岩层,心中满是感慨。1.2亿年前,恐龙曾是这片土地的主宰,它们在湖边饮水,在草原上奔跑,在森林里觅食,而如今,它们的身躯早已化为尘土,只留下这些足印化石,默默诉说着远古的故事。

离开景区时,夕阳正缓缓沉入远山,将天空染成一片半透明的橘红色,也为那些红褐色的岩层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回望地质公园的方向,那些凝固的恐龙足印,仿佛仍在时光里静静等待,等待每一个前来探访的人,聆听它们跨越亿万年的“生命独白”,感受这片土地跨越时空的壮美与神奇。



刘家峡水电交汇景观 冯乐凯



刘家峡恐龙馆一角 刘昆